

# 2018. 1. 23 整理最新资料

## 沧桑拾遗

老牛（吴长桂）

百年人事，沧海桑田。回忆以往，偶有所拾，  
随笔记下……

《沧桑拾遗》（系列柬埔寨回忆录）1-63 篇链接

### （一）

## 《沧桑拾遗》

（系列柬埔寨回忆录）

中法柬泰 四国江山风雨情 悲欢离合 百年  
人事沧桑变

编者按：

老牛（吴长桂）凭其惊人的记忆力，在移民美丽的花都（巴黎）后，写下了《沧桑拾遗》（1—63 篇），展示了上世纪中叶前后柬埔寨华侨社会的文化教育、商情民俗、医疗康体、创报结社等等的人和事，文笔流畅，情节生动，鲜有所闻，史料极为珍贵，值得收藏。

我老牛，可说是牛命一条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椰风蕉雨，无论冰天雪地，只知早出晚归，日作夜息，埋头耕耘，不顾收获。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七十年如一日，就在糊糊涂涂中，度过花甲，踏进古稀。虽无大成，却有小就；虽无荣华富贵，却有小康之家；儿女承欢膝下，夫妻和睦相处，家庭丰衣足食，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？

作者简介：

老牛，原名吴长桂（吴春荣），祖籍广东揭阳，生于柬埔寨金边市。青年时期曾就读于首都金边华文最高学府“端华中学”，为该校专修（高中）班第三届毕业生。曾任柬埔寨《棉华日报》和泰国《新中原报》编辑。现居巴黎。

广西大学陈雅灵教授《汉河与溪流——中国与东盟语言文化论丛》（作者：陈雅灵//出版社：经济管理出版社//出版时间：

2012-06-01//ISBN：9787509619957）书中提及柬埔寨文学，将“老牛的十八乐章”作者说成是“郑书平”（该篇原话：“柬埔寨郑书平的《沧桑拾遗》”）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。

《沧桑拾遗》作者“老牛”不是郑书平，而是吴长桂。

想当年，老双亲的一生十分艰难困苦。年青时期，正逢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，东洋鬼子挥军入侵，华胄神州，惨遭浩劫，中华大地，生灵涂炭，哀鸿遍地，民不聊生。为了逃避战祸，为了追求生存，不得不离乡别井，漂洋过海，来到了异国他乡的高棉。初抵番邦，人地生疏，风俗迥异，语言不通，可说是寸步难行。不幸的事接踵而来，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其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美梦，进一步将侵略的魔掌直指东南亚各国，一场“太平洋战争”终于爆发。而我偏偏在这战火纷飞的时刻，来到了人间，真应了一句古话：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”——战乱期间，多个孩子，多分累赘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幸而不久，日军投降，二战结束，我也几十年安然无恙地在那“和平之岛”度过了儿童、少年、青年各个时期，一直到一九七五年，为了逃避高棉内战，又一次避难到泰国。在曼谷生活了近两年，最后在法兰西政府人道主义的帮助下，安抵巴黎，开始真正呼吸到“自由的空气”，真正领会了“民主的真谛”和“博爱的精神”。

我虽然出身于小康之家，但父亲还是希望我能够多读几年书，多学一些本事，以便今后多份谋生的技能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一番努力，总算实现父亲的心愿，把高中的课程顺利完

成。踏进社会后，不知不觉干了许多行业，当过布行杂役，杂货店“财副”，夜校教师，报社资料员、校对、编辑，潮剧团宣传，饭店洗碗工，汽车厂装配工人，地铁小贩，最后自己开了一间小皮包店，做了卅年的小商人。我是一个中国人，却出生在柬埔寨，避难到泰国，最后定居在法兰西，近七十年匆匆过去，不敢自夸见多识广，总算是大开眼界。一生中经历了日寇投降，二战胜利，国共内战，中国解放，韩战爆发，高棉独立，美军侵越，柬王让位，中棉建交，中苏交恶，文革动乱，龙奈政变，柬国易帜，棉共围城，金边变色，泰国避难，定居花都……这几十年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干过形形色色的事，中法柬泰四个国家，留下我的足迹和踪影，往日的情景，历历就在眼前，让我留下许多美丽的回忆，也带给我不少的伤感。

正是：中法柬泰，四国江山风雨情；悲欢离合，百年人事沧桑变。

沧桑拾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老牛（吴长桂）  
百年人事，沧海桑田。回忆以往，偶有所拾，  
随笔记下……

## （二）

远渡重洋   海外孤儿乡愁重   流落异邦   天涯  
游子亲思浓

我是一个真正的“海外孤儿”。自印度支那变色后，孑然一身流落到泰国的曼谷，过着“非法难民”的生活，由于没有合法的居留，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，加上金边接二连三传来了一件又一件令人惊心动魄的消息，更如晴天霹雳：近两百万金边市民一日之间被赶出城市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是开天辟地以来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的悲惨事件，比起二战时期，希特勒在集中营屠杀犹太人一事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一幕又一幕，让我们难民的内心，一再蒙上阴影。昨日的妻离子散，今日的家破人亡，

真是应了一句古语：“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船破又遇打头风”，那雪上加霜的惨况，非笔墨所能形容。

“非法难民”的日子，可说是度日如年，幸而，西方国家在“人道主义”的旗帜下，开始到泰国接受难民。首先是美国在关岛设置了“印支难民”中转站。一开始许多人对美国政府十分怀疑，认为“美帝国主义”侵略越南几十年，在高棉、老挝又搞得乌烟瘴气，鸡飞狗跳，弄得人心惶惶，结果阿福（美国福特总统）一声令下，把印支三国那烂摊子丢给了印支共党，一走了之，而今天又假情假意来接收难民，这一切，真让人不可思议；难以理解。可是，几个月过后，曼谷的难友陆续接到美国本土的来信，一些冒着生命危险，“走关岛，赴美国”的人，真正安然无恙，并得到妥善安置，有的甚至已经找到理想的职业，开始新的生活。这一来，所有的人都安下了心，人人决定“离泰国，走西口”。

印支的难民是美国一手造成，它照顾大家，想也理所当然，而法国曾是印支三邦的宗主国，不甘落后于美国，接受难民的任务，更是责无旁贷。于是戴斯坦总统大笔一批，747飞机，每月不停从泰国各个难民营，把大量的印支难民从曼谷的“廊曼机场”运至“戴高乐机场”，我也有幸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七日安抵美丽的花都——巴黎。

腊月的巴黎，隆冬的季节，飞机抵达“戴高乐机场”那一天，正逢大雪纷飞，凛冽的寒风十分刺骨。但在每个难友的心中，却感到一股暖流在奔腾，一股热血在涌动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：黑暗即将过去，光明就在眼前，幸福的时刻，美好的明天，正等待着我们重新去开创。

当我们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踏上法兰西这片美丽、祥和的土地时情不自禁地回头瞭望遥远的东方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长叹！祖国，我的母亲，您在哪里？故乡，心爱的人，身在何方？

正是：远渡重洋，海外孤儿乡愁重；流落异邦，天涯游子亲思浓。

### (三)

物产富饶 小百姓本可乐业安居 风云迭变  
老王国何堪改朝换代

当我踏上法兰西这片美丽的土地时，才真正呼吸到“新鲜和自由”的空气，真正体会到“民主和博爱”的精神。所见所闻，完全与往日迥然不同，真是不可思议，令人费解。天，仍然是蓝蓝的天，地，同样是绿油油的地，但那灿烂温暖的阳光，明媚皎洁的月色，却令人心旷神怡，宛如进入了另外的一个境界。当我们开始享受着新生活的时候，情不自禁地遥望着那愁云惨雾笼罩的第二故乡——高棉，顿时心潮起伏，百感交集。那是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它哺育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。它的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在我脑海里烙印了许多美丽的回忆，我对它感恩载德。同时我却又对它刻骨仇恨，因为它造成我骨肉离散、家破人亡。对这一个国家，可以说是“情仇纠结，爱恨交织”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
其实，高棉曾是一个伟大的国家，已有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。自十一世纪后六百年间，曾经是印支的强国，当时建都于“吴哥”，称为“吴哥”王朝。不论宗教，文化，艺术，建筑都很发达，是高棉历史上的黄金时代。今日泰国和越南的一些省份，都曾是高棉的领土。可是“吴哥王朝”以后，国势逐渐衰落，经常遭受外族的侵略和压迫。一八六四年，高棉国王诺罗敦为了摆脱泰国吞拼的威胁，便与法国政府签订了协议，接受法国的“保护”，从此高棉沦为法国的“保护国”。后来，成为法属印度支那（包括越南、老挝、高棉三国）的一个邦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日本法西斯为了扩大中日战争，把矛头直指东南亚各国，于是弱小的高棉又被日本侵略者占领。二战结束，日寇投降，法军卷土重来，直至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才正式宣告高棉独立，这一天定为“独立节”。

高棉虽是东南亚的一个小国，但由于平原辽阔，土地肥沃，因此稻米和其他经济作物年成甚丰。中南部和沿海一带的平原，盛产大米和玉米。东部的红土地带是橡胶种植地。西南沿海山区适合种植胡椒。湄公河沿岸是棉花的丰产区。而洞里萨湖更是高棉的大宝库，年产以

千吨计的淡水鱼，人民受用不尽。高棉土特产除自给自足之外，还大量出口，换取外汇，购入日常必需品和工业设备，对改善民生、发展工业也起了促进作用。当日的高棉真不愧是“鱼米之乡”。

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高棉人民，是善良和朴素的，他们与华侨的关系是融洽和友好的。华侨在当地奉公守法，不分昼夜埋头苦干，华侨的辛勤劳动，对发展当地的经济和国家建设，作出了巨大贡献。高棉当日的繁荣，与四十万华侨的努力是绝对分不开的。

正是：物产富饶，小百姓本可乐业安居；风云迭变，老王国何堪改朝换代。

### (四)

兵败奠边府 法兰西无奈离印支 振兴柬埔寨  
施哈努有心靠中美

高棉、老挝、越南同属印度支那三邦，曾经同在法兰西“保护”之下，各自命运却大不相同：越南地物阜，人口众多，海岸线从北至南，几乎环绕半个中南半岛，地理形势险要，河内、海防、岘港、西贡，无一不是优良港口和军事要塞，故此，法国政府在此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牢牢控制，特别还把西贡建成“东方巴黎”。而高棉、老挝两邦，只属陪衬，管理方面较为松弛。金边各政府部门都由越南人代为掌控。

由于命运迥异，三邦对宗主国反应也不大相同：老挝王室不痛不痒；高棉当局满怀牢骚；越南人民奋勇反抗。

一八五八年，法殖民主义者入侵越南，先占领南越，继而挥军北上，迫使越南王室签订投降条约。一八八四年，越南全境终于沦为法兰西“保护国”。一九四零年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，英、法等同盟军在东南亚各国节节败退，星马等地出现十万英军齐解甲的尴尬局面，法军也退出印支地区。一九四五年，日本投降，二战结束，英、法等“宗主国”卷土重来。不过，经过长期抗日战争锻炼的北越

增进邦谊 领导人频频互访 追求理想 新青年  
纷纷北归

游击队，在胡志明领导下，成功发动了“八月革命”，同年九月二日，宣布成立“越南民主共和国”。为了民族解放，国家独立，他们担当起印支反法联军先锋队，与法殖民主义者进行长达九年艰苦斗争，最后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“奠边府战役”中大败法军，迫使法政府签订“恢复印度支那和平”的“日内瓦协议”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在南越的势力逐渐膨胀，进而全面取代法国的地位。形势所迫，法政府不得不宣布完全放弃印支三邦。高棉和老挝终于也获得自由和独立。不过，施哈努绝不承认“高棉独立”是“奠边府”一役所致，故他把高棉“独立节”提前半年定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。

独立后的高棉在施哈努领导下，确实获得长足发展。首先他执行“中立、不结盟”政策，在东西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情势下，取得平衡。他一方面驱逐台湾国民党政府“大使”，与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建立外交关系；另一方面与美国打得火热，希望“美援”的到来，能够迅速拯救这个古老而贫穷的国家。左右逢源的政策，独立初期确实给他带来不少利益，尝到不少甜头。在发展国家经济建设，提高国际威望和地位方面起了一定作用。内政方面，施哈努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。为了发展民族经济，把重要企业收归国有。并对一些不良事物，如赌博、抽鸦片、妓院等风月场所严厉取缔。改革初期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，人们精神面貌也与独立前截然不同。

正是：兵败奠边府，法兰西无奈离印支；振兴柬埔寨，施哈努有心靠中美。

独立后的高棉，在施哈努领导下，初期确实在政治、外交、经济各方面得到迅速发展，特别在外交方面取得巨大成就。亲王执行独立、中立、不结盟政策，深获许多友好国家大力支持。不但和苏联、美国、法国、东欧各国保持友好往来，还于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驱逐台湾代表，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。这一坚定、大胆的决策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热烈赞扬和钦佩。

中棉建交后，两国友好关系一日千里，中国总理曾两度访问高棉。总理的到来，不但获得五百万高棉人民的热烈欢迎，更在金边以至各省的华侨中掀起一股“迎接亲人”的热潮。为了一睹总理的伟大形象，四十万华侨同胞通宵难眠，从黑夜盼到天明，欢迎的队伍由坡士东机场一直排列到皇家田，场面可说空前。除总理两度访棉外，中国国家主席、外交部长等国家领导人，也曾率团访问金边。

而施哈努也曾多次在中国“十·一”国庆节亲临北京道贺，和中国人民共同欢度这一伟大的节日。亲王“五度访华”，在中棉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留下一段佳话。当然，这种历史上少有的国际交往，也使施哈努每次访问北京都满载而归。中国无私援助的大型水泥厂，纺织厂，造纸厂，三合板厂先后在各省建立起来。这对繁荣一个落后国家的经济，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为了感谢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，亲王把金边一条最大的街道用中国领袖的名字命名（龙奈政变后改为自由大道）；各个工厂也以中国领袖的名字命名，可见中棉两国关系是何等亲密。亲王在每次演讲中，都把中国称为第一号朋友，要人民紧紧记住，只有中国才是最可信任的朋友。

中棉建交前夕，也就是一九五五年四月，亚非两洲二十九个国家在印尼万隆举行会议。中国总理率团出席，他那敏锐的眼光，犀利的口才，翩翩的风度，获得各国领袖的赞许和高度评价。随着“万隆会议”的顺利结束，中国的

国际地位正式确立并迅速提升。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。

新中国建国初期内政、外交上的胜利和成就，就像一阵阵春风吹进了高棉华侨社会。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学生，对于新生的中国格外向往。为了追求美好的理想，为了创造灿烂的明天，大家争先恐后告别生我、养我的第二故乡——高棉，满怀希望，满腔热情、排除一切艰难险阻，投奔到祖国的怀抱。

祖国是多么的遥远，而他与海外学子的心又是多么贴近！大家甘冒风险，挥泪拜别年迈的双亲，乘着千吨巨轮“大宝石”、“大宝康”，沿着湄公河出海，一路北上神州，去追求那美丽的梦想。

正是：增进邦谊，领导人频频互访；追求理想，新青年纷纷北归。

## (六)

千年历史 中柬友谊源远流长 百业兴旺 华人社会枝繁叶茂

根据史书记载，中柬两国友好往来，已有一千七百年历史。早期旅棉华人集中居住各主要城镇。直至十五世纪中叶，高棉王朝建都金边后，华人聚居的地方才渐渐多起来。十七世纪初，华人已有三千多人。最早的华人居民可能是福建人，之后又来了一批广府人和海南人。到了十九世纪，潮州与客家移民也来了。一八六四年高棉沦为法国保护国时，金边已形成五个方言群体，分别是潮州、广府、福建、海南和客家五个“帮群”，华侨大约有两万人。每个帮群由法国总督委任一位“帮长”，依越语译音又称“翁帮”。“帮长”拥有极大的权力，包括准许移民出入境、批准商业执照、调解华人社会纠纷等。

五大帮会且曾联合成立“中华理事会馆”，俗称“五帮公所”。总帮长是公所的最

高领导，所有华侨华人的一切大事，都由总帮长统筹、推行。每个帮会都有自己的庙宇和学校。据说一九零一年第一间华文学校在磅针省成立。一九零七年，金边的潮州人也创办了一间华校，到了一九一四年，扩大成为“端华学校”。之后，广府人的“广肇惠学校”、福建人的“民生学校”、海南人的“集成学校”、客家人的“崇正学校”都先后成立，随着华人数量的迅速增长，华校在一九三八年已增至九十五所。

高棉独立后，帮长的权力逐渐式微，到中棉建交前夕，“五帮公所”已名存实亡。但帮长的威望仍然存在，如陈顺和老先生德高望重，在华人社会中声名远播，几十年历久不衰，无人能与替代。他的公子陈继述先生继承父业，并担任潮州会馆属下端华中学历届董事长。

高棉虽是蕞尔小国，但由于地理条件十分优越，物产丰富，而土著相对落后，这给予商业头脑十分精明的华人创造一个大好的环境。战后各帮群的华人陆续涌入这个落后的国家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一九五七年前后，已达四十多万人，约占全棉人口百分之九左右。华人大多数从事商业，或与商业有关的活动。在城市里，特别在首都金边，华人垄断了所有零售业。而进出口、食品加工、机械制造及轻工业等，也都有华人参与。除银行及大型工厂外，高棉的经济命脉，基本上是在华人、华裔的掌控中。

周总理访棉后，中棉两国友好关系突飞猛进，华人在文化、教育、体育各个领域，更是蓬勃发展。这期间高棉全境就拥有一百七十多间华校及棉华、工商、湄江、生活等四间华文日报。体育会更如雨后春笋般先后成立，其中东方、职工、华光三会极为突出，吸引了大量年青会员踊跃参加，主要成分是教师、学生、店员和工人。而其他如青联、侨青、中体、联友、艺联、新青、中青、工学、劳声、凝雪等体育会，都有自己一定的基本会员，每个团体都办得十分出色。体育会的活动主要是篮球、乒乓、歌唱、舞蹈、戏剧等。许多篮球、乒乓健儿，后来成为柬国国家选手。而东方体育会和凝雪国乐社先后演出潮剧“陈三五娘”也都十分成功。新青体育会不甘后人，推出潮剧“告亲夫”更是佳评如潮。

正是：千年历史，中柬友谊源远流长；百业兴旺，华人社会枝繁叶茂。

## (七)

### 一纸禁令 大金城绝迹消声 两般变迁 跑马埠 改头换面

施哈努掌权后，面对百废待兴的家园，发挥他那超越常人的智慧，想方设法改变这古老国家和民族的命运。当时二战结束不久，世界格局发生微妙变化。在苏联支持和控制下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先后成立，并组成华沙公约集团。而资本主义势力也在复甦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更是招兵买马，与“华约”分庭抗礼。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，施哈努施展他圆滑的外交手腕，畅顺地游走于美、苏、中、法等大国之间，获得各国的支持和援助，帮助高棉这个贫穷和落后的国家，迅速摆脱即将崩溃的经济困境。而对内也进行全方位的改革，首先对黄、赌、毒采取严厉措施，力求给国家、民族带来一种崭新的风貌。

“大金城”是金边早期一个综合娱乐场所，位于金边最繁华地段，东朝洞里萨河，西临安英街，南边是下市仔和拉吕汽水厂，北边面对金边银行和朱潮丰行大仓库。法属时期这里是金边市民流连忘返之处。“大金城”内经常有戏剧、杂耍等娱乐表演。但主要还是开“花会”；十二支、廿一点、大小、三张等赌博玩意，在这里也一应俱全。记得孩提时期，家人曾带我到这里蹓跹，只见人山人海，十分热闹。后来曾闻不少“新唐”，由于沉迷其中，弄得家破人亡。这里的顾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华侨华人，土著很少涉足。

施哈努禁赌命令一下，“大金城”顿时消声绝迹。精明的华商马上申请改建成酒吧和溜冰场。这种新鲜的玩意儿，初期办得有声有色。但高级消费，并非金边市民所能负担，日子一久，只好关门大吉。

施哈努禁赌之外，禁毒、禁娼也同时开展。独立前，抽鸦片在华人中是一种身份的显示。贫穷人家早出晚归，胼手胝足，犹难养家糊口，何来余钱抽它一口。只有大老板、大公司买办，才有条件爱好此道。禁烟初期，收效甚微，有钱人若被发现，总能破财消灾。后期因严令取缔，犯者送去“薄波”开荒，至此，吸毒才见匿迹。至于扫黄，也雷厉风行。金山戏院后巷，

花丝宜街一带，原是流莺活跃的场所，职业青年稍微不慎，就会深陷泥坑难以自拔。但至五十年代末期，这一带已成昇平世界。

至于另一原为赌博场所的“跑马埠”，却是另一番命运。五十年代中叶后出生的人，大多不知金边曾经有过一个“跑马埠”。此娱乐场所所在旧“宋仁只”区附近，每天进行一两场赛马的赌博。这玩意儿从西方传来，华侨子弟很少参与，许多土著倒常是这里的“座上客”，不少当地官员，也常光临消遣。中棉建交后，在中国政府的援助下，“跑马埠”全部夷为平地，改建成一个综合运动场——“奥林匹克”。“奥林匹克运动场”的成功落成，对高棉这个小国来讲，可算是一件大事，建筑庄严雄伟，富丽堂皇，外观极富高棉文化特色。为高棉留法建筑师文摩里万所设计（文氏后更因此曾任教育部长）。后来加上周边的体育城，成为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竞技场所。中国、日本、朝鲜、北越、印尼、缅甸、老挝及中亚、南亚等新兴国家的健儿，曾在这里大显身手。庄则栋、李富荣、徐寅生、张燮林、林慧卿、郑敏之、汤仙虎、侯加昌、陈玉娘、梁小牧等世界名将的高超技术和飒爽英姿，在当时我们年青一代的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中国的歌舞团、杂技团也曾在这里奉献出许多精彩的节目，胡松华、马玉涛、才旦卓玛等老一辈歌唱家，嘹亮优美、悦耳动听的歌声至今令人难忘。夏菊花的“顶碗”绝技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沈亚威所作“中柬友谊之歌”，在此响起，唱遍柬国侨社。“跑马埠”摇身一变，成为“奥林匹克运动场”，这是一项良性的革新，十分成功。

正是：一纸禁令，大金城绝迹消声；两般变迁，跑马埠改头换面。

## (八)

横祸从天降 菜园区哀鸿遍野 高楼拔地起 金边市飞速改观

高棉是个多民族国家，其中高棉族占百分之八十以上，少数民族包括占族、普依族、老族和傣族等。外来移民主要是华人和越南人。越南人大部分居住在洞里萨湖沿岸，多以捕鱼为生。金边的越侨，男性多从事与机械有关行业，如修理汽车、摩托车等，房屋建筑也是他们的特长；女性多属鱼贩，她们宰鱼的功夫，令人佩服，两刀三下，一条活生生的鱼，就在她们手里彻底解决。而华人遍布全国。马德望、唔哥比里、诗士芬等地，大部分碾米厂，由福建人经营；在金边，五金铜铁的生意，也以福建人为主，大监房附近的五金商行、汽车和机器零件行几乎清一色是福建人经营。海南人在喷吓省一带聚居，特别是磅禾叻、逢盛两个县，多种植胡椒和经营胡椒行业；而生活在金边的海南人，主要开设饭馆和茶室，海南人的咖啡和鸡饭，闻名全国。广府人多从事机械制造和创办小型工厂，也有经营餐饮业和旅社的，华群、国民几家专门承办喜筵的大酒楼，就是广府人所开设。潮州人却掌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零售业。稻米、土特产、布匹绫绸、华洋杂货、钟表电器、文具纸料、书籍杂志……等等。此外，华人也因与政府部门有“良好关系”，而在金融业和出入口生意上大有作为。

生活在高棉的华人，由于遭遇不同，贫富差距相当大。富裕阶层，办工厂、经营出入口、开批发店。而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劳苦大众，只能蜗居在菜园区、红土路、禁狗路一带。那一望无际的木屋、茅寮，真不敢想象就是当初华人甘冒风险、离乡别井、漂洋过海追求的梦境。

提起菜园区，有一段可悲的历史。这里的居民主要是自由职业者，不少人是穿街走巷的小贩。有卖面包的、花生米的、甜品小吃的、雪糕雪条的……更多的是商行的杂役、店员、工厂工人、码头苦力，他们的收入仅维持家庭最低消费。因此几代人只能“安身”于贫民窟的小茅屋里。年长者也在家里种植一些蔬菜，每天运送到菜市场去买。贫困人家的孩子很少有机会到学校上学，只能在夜校读补习班。他们悲惨的命运，非但得不到老天爷的同情，往往还要承受那“横祸飞来”的恶运，灾难和痛苦

随时降临在他们的头上，无奈、徬徨、绝望随时陪伴在他们的身边。

曾记得，好几年春节前夕，菜园区的老百姓家家户户准备“丰盛”祭品，拜祖先、谢神明，祈求来年合家平安，生活稳定，可一场大火彻底毁灭了他们的愿望。冲天的火灾，在除夕的夜晚烧毁了大片的茅屋。可怜的灾民，一夜之间无家可归。面对着破灭的家园一片茫然。

“破旧立新”也许是当年政府的国策，为了建设美丽的金边，贫民区的存在显得格格不入，大煞风景，更有损“新高棉”的形象。政府下定决心，从莫尼旺大道以西直至宋仁只一带，开发两个新市镇：乌亚西和奥林匹克。这一来，遭殃的是居住在菜园区、红土路、禁狗路的贫苦百姓。他们都要为金边的繁荣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几年下来，整个菜园区已被夷为平地。

“平地起高楼”，金边市飞速发展，当年有目共睹，乌亚西市场，奥林匹克运动场，笃加兰街，三十马路，一座又一座新型建筑物拔地而起，屹立在金边市的西区。唔哥、皇冠、皇都、大金营各大戏院先后落成，各行各业的华商也汇集此处。特别是笃加兰街（后改称戴高乐街）华商云集，应有尽有，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。

正是：横祸从天降，菜园区哀鸿遍野；高楼拔地起，金边市飞速改观。

## (九)

“大街”繁荣 见证经济发展 新市崛起 奈何战争摧残

无情的火神，一年又一年吞噬了整个菜园区。几年过后，一个存在数十年的贫民窟已化为灰烬。对此，人们只能发出无奈的长叹！在宋仁只、禁狗路、红土路、跑马埠这一带废墟上，昔日的木屋、茅寮先后改建成高楼大厦，宽敞的马路纵横交错，一座座新型市镇相继浮现：乌亚西、萨立坡、沙示立、奥林匹克等郊

区的繁华，逐渐形成新的商业区，取替旧市中心的地位。

在法治时期，由于陆路交通十分落后，金边与各省份货物来往，主要靠河运，小部分由火车运载。西北部各省货源依赖泰国供应，东南部一带离不开南越补给。

流经金边的河段上，不但有通达各省的客货运码头，还有可停泊千吨海轮的国际码头。因此，紧靠湄公河的海傍街（原名施梳越街）及其附近街道便成金边出入口货物集散地。大型商行如盐商李光裕、进出口贸易公司亨利行、瑞荣发、天盛行、永南祥、后发行、和利兴、坤兴隆、黄祥兴，五金商行黄应顺、高棉五金公司等都在此设立据点。

独立前后，小型货车开始淘汰落后的人力马车，连接四乡的公路也已通车，于是金边的中心渐向西移。到五十年代中期，安英街已形成一条集中多行业的零售和批发的繁荣街道，取代海傍街的中心地位。

安英街原名“呵夜街”，从南至北贯穿整个市中心。最南端是大皇宫，由此北行首先是博物馆及“皇家田”。“皇家田”属皇家圣地，国王每年都要择吉，在此举行象征性耕作，祈求苍天保佑，风调雨顺，来年农业大丰收，是为“御耕节”。施哈努且曾多次在此主持召开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”。博物馆北侧是乐宫戏院，主要放映印度影片。接着是张明合车行和端华第二分校。端华立案校长黄海天开创的“海通行”也在此附近。街角是金边大监房，它的后巷是各界侨领投资合办的“新华学校”。大监房的对面是金边最大的佛寺乌那隆寺。再往北是“下市仔”。“下市仔”是一座小型综合市场，在这里无论肉类、蔬果、水产、杂货、布料、等应有尽有；食档更是包罗万象：日间有中、柬、越各色热食、冷食、甜食、零食，夜间有粥品、粉面、烧腊等，物美价廉，广受中下层市民和学生的喜爱。下市仔朝北是“大金城”旧址，后为乐园酒家，其后更一度成为端华学校的运动场。对面有林松菜馆、旺记烤鸭店、安乐园酒家、中医赵令勳驻诊的济生堂药材行、以潮式糕饼聘料闻名的薛源合饼家、瑞祥书局和唯一茶室等。接着是潮州会馆及属下的“端华中学”、钟表巨商平利来、以粤式中秋月饼饮誉金城的安乐饼家、兴兴咖啡店。朱潮丰大仓库与端华学校隔街相望。同街

还有王生利书局。再往北走有一间印度人开设的大洋行，过后是贞隆乐器铺、新生香皂店，角落是“五洲大旅社”，“五洲”天台是金边市民赌“雨水”的地方，有时也承办一些喜宴。过街有开明眼镜店、天生唱片行、中华药材商行、郭德荣布庄、侨珍茶室、国民大酒家、陶玉瓷器店等，还有较为西式的益源百货公司。再往北是香火兴旺的“本头公”庙宇，善男信女川流不息，另有一番景象。靠近“本头公”是“中华理事会馆”，即前“五帮公所”旧址、越人佛庙“庆林寺”、灵芝圃中药店、余祥隆金行和梨春剧场改建的中国戏院。接下去就是“集中市”（老市）和首都的胜地——长花园。

安英街俗称“大街”。但“大街”有时也泛指以安英街为主轴，包括与其平行的曾拉查街和与其交叉的屋也印街、普明街、加拉莱雄公街等街东段所组成的街区。这一街区是柬国独立初期首都的商业中心。

到六十年代，金边市西区的新街市和“中央市场”崛起。“中央市场”南北两侧各设一座客车站，由于环境优美，这一带人口不断增加，商业蓬勃发展。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，乌亚西和奥林匹克两个车站建成以后，新区的商品吞吐量不断增加。狄潘大道、笃加兰街（后称戴高乐街）、干隆街（又称三十马路）和莫尼旺大道、速福街一带，更成为金边市民新聚居点。由于人口暴增，加上蓬栢、唔哥、皇冠、皇都、大金营等电影院先后落成，各行各业络绎迁至此处，商业活动相对频繁。

这些新市区的发展，大有后来居上之势。可惜1970年发生了政变，随后数年的战争，扼杀了高棉经济的发展；1975年赤柬入城，更把金边变成了死市！

正是：“大街”繁荣，见证经济发展；新市崛起，奈何战争摧残。

## (十)

### 争妍斗艳 三角街中秋看美女 好戏连台 金边市元宵观遊神

辛亥革命前后，国内动乱，逃难者日增，南洋各地成为难民首选。芦沟桥事变，日军发动侵华战争，中华大地，烽火连天，百业萧条，民不聊生，沿海各地老百姓四处逃亡：福建人多往印尼、星洲；客家人选择大马；廣府人看中西堤；而潮州人最爱的是泰国；其次是高棉。

生活在金边的华人，由於融入侨居国的意识非常薄弱，加上施哈努统治期间，也不願看到华人在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同时，擁有更大的政治权力，故他不但不鼓励华人归化高棉籍，还对入籍设立重重门槛，把华人排挤於主流社会之外。如此一来，华人對於侨居国感情相对淡薄，而对祖籍国更加热爱和怀念，更加重視祖先留下来的各种节日庆典和风俗习惯。

春节是华人最隆重的节日。除春节外，元宵、清明、端午、中元、中秋、重陽等节日，华人也非常重視。特别是元宵和中秋，更是隆重其事。

每当中秋来临，家家户户准备祭品供奉“月亮娘娘”，祈求“嫦娥”姐姐让大家欢欢喜喜团团圆圆。在金边，这一天最热闹的地方是“三角街”。所谓“三角街”地处安良街中段，与高棉戏院前的小路构成“丁字形”地带。每当中秋之夜这一带，必定人潮如湧，年青男女高举花灯在附近穿来走去，只見这边是鲤鱼翻身，金鸡报喜，玉兔呈祥；那边是灵猴跳跃、金猪献瑞，星月争辉，让人眼花潦乱。附近各商号更是祭品繁多，花样百出，除应节月饼外，其他糕点、餅乾、甜柚、大桔、芋头、山竹、龍眼、苹果、葡萄、香蕉等应有尽有。街上行人，犹如过江之鲫，红男绿女，争妍斗艳。真所谓中秋赏月，一来观灯、二来看人，美女如云，环肥燕瘦，尽收眼底，真是眼福不浅。

一年一度元宵节在金边更为轟动，无论华人、越南人和土著都热烈参与。每年农曆元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三天，整个金边市都陶醉在欢乐的气氛中。盛典分两部份进行。从中午开始，各家廟宇抬神出遊，只見关帝老爺、托塔天王，齐天大圣、天蓬元帅、观音菩萨、九天

玄女、圣母娘娘、乌衫佛祖、济公活佛、太白金星、还有唐僧、哪吒、红孩儿、二郎神等各路神仙“大行其道”。一个个“神灵附体”的乩童，摇头摆脑，有的用尖刺的铁球鞭挞自己，有的用利剑割着舌头、有的用铜针贯穿脸庞或嘴唇、有的坐在装着铁釘或利刀的椅子上，只見鮮血淋漓，十分可怖。乩童们及其信徒组成的遊神队伍在潮州会馆协天大帝的带领下，鸣锣开道，浩浩盪盪从“福建坡”出发，沿着海傍街缓缓前进，一直到达市中心一安英街，隨後转向“中央市场”一带。遊行队伍的前头，善信們扛着各式各樣纸紮的大灯笼，有鲤鱼、飞鳥、雄师、祥龙、花卉等，五彩缤纷，格外亮丽。接着是陣容庞大的乐队合奏，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。遊行队伍中还有群獅爭雄，金龙狂舞，他们精彩的表演，深受市民的欢迎。而活泼好动的“福建老爷”通常都是压轴地走在遊行队伍的最後方，他老人家發揮無比的神力，把整个喜庆气氛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。

傍晚时分，遊行结束，助兴节目隨之登场。七时左右，在大金城旧址的废墟上，已是人山人海。“城”中心临时搭建几个戏台，专门供給各个戏班演出。初期由“老玉春香班”和“中一枝香班”担綱。后来由於“老玉”和“中一”散了伙，而体育会正在兴起，因此“东方”、“新青”、“凝雪”三个华人团体都曾在此推出“桃花过渡”、“陳三五娘”、“告親夫”、“三哭殿”等潮剧而深获大众欢迎。而在戏台周围人行道上，到处是贩卖零食的小贩：有炸豆腐、烤香蕉的，炒粿条、糕粿、尖米丸的，也有卖豆浆、蔗水、雪糕、雪条的……许多侨胞都会乘兴来到这裡，一边观赏戏台上精彩演出，一边享用各式各样的美食，真是一举两得。

正是：争妍斗艳，三角街中秋看美女；好戏連台，金边市元宵观遊神。